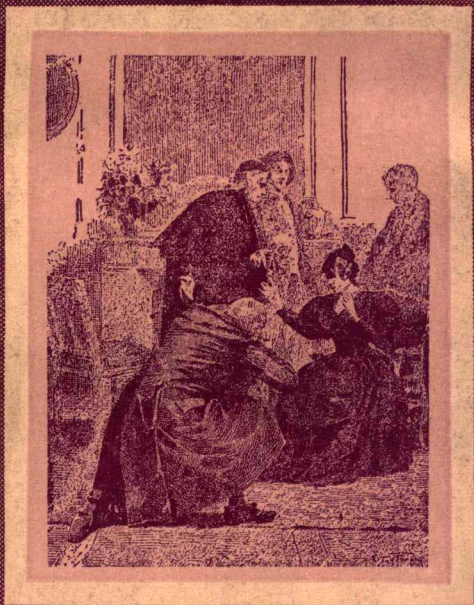


劇喜間八

米露埃·兩兒月

譯凱名高·普克扎尔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米 露 埃 · 雨 兒 胥

著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高 名 凱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刊 行 期	上 海 江 浦 路 五 七 弄 一 四 九 號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初 版

★ 有 版 權 ★

總(46)巴(10)(0001—2000)

人 間 喜 劇

米 露 埃 · 雨 兒 骨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 爾 扎 克 著 ·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 1949 ·

一 諸位受驚的承繼人

從巴黎走進那穆爾，人們就得經過羅恩運河。運河的兩岸構成了這小巧玲瓏的小都市的田野的柵欄，同時又是他的秀麗如畫的遺興散步場。自從一八三〇年之後，不幸得很，人們就在橋樑這一邊蓋上了許多的房屋。如果這種郊鎮的構成一天一天的擴大的話，小都市的姿態卻因此而失去了他的原來的幽美。但是，在一八二九年的時候，道路的兩旁卻是毫無所有的，坐在橋頂之上的六十歲左右的粗大的驛站主人卻能够在一個美麗的清晨俯視他所謂的『如帶的畦徑』。

九月的氣節展開他的寶藏，光輝的氣象在野葦和石塊的上面發亮着，沒有任何的雲彩來變遷碧藍的穹蒼，到處鮮豔的潔淨的天空，甚至於在地平線的地方，都表現出空氣的過度的膨脹。所以，這位名做閔諾肋——勒弗羅爾的驛站主人就不得不用一隻手當做眼底來遮着他的眼睛，免得眼睛發眩。他等待得不耐煩，一會兒看着向路右伸展的麥後又生的草地，一會兒看着從那穆爾向左伸展到布浪的叢生樹木的山丘。在羅恩溪谷之

中迴旋着被山丘的橫阻而回響的路聲，他聽見自己的馬匹的奔馳的聲響和他的馭夫的鞭答的響聲。

不是應當好好的當一位驛站主人，因而能够在奔馳着和波特·保羅所繪畫的牲畜的草地之前，在拉發埃爾所描繪的天空之下，在霍白馬所描寫的綠蔭河畔之上忍耐的等候着嗎？認識那穆爾的人都知道那穆爾的自然界是和藝術品一樣的美麗（藝術的任務就是要使自然界神聖化）在那裏，野外的風景是有意念的，會使人構思。但是，看見了這位閔諾肋——勒弗羅爾，一位藝術家一定會離開自己的地位去描繪這位鄉紳，因為他那種代表普通人的魯鈍的力量是非常新穎的。如果您把一切的粗魯的條件都結合在一起，您就可以構成一個迦里朋，無疑的，迦里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外表佔優勢的地方，情緒就損失了。

驛站主人就是這句格言的活證據，他代表一種在肉體的粗野的發達之下而不容易讓思想家看出任何靈魂的痕跡的身姿。他那小舌瓜邊的藍布帽塑出一隻腦袋，這腦袋的粗大的容積證明迦爾的科學還沒有寫到例外的一章。露出帽沿的灰色的頭髮好像是發亮的，給您指示這頭髮之所以發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而不是因為精神的疲憊或心境的憂愁。頭的兩旁邊，人們可以看見出兩個大耳朵，邊緣上差不多都被過分充足的血液的浸蝕而結成疤，這血液似乎是便着，只要稍加力量就會噴出來似的。臉色是棕黑之下更有一層的淺紫，這是習慣於接觸太陽的結果。灰色，敏捷，深陷而隱存在兩堆黑色的荊棘之下的眼睛很像是一八一五年前來的迦爾穆克人的眸子；如果這一雙眼睛偶爾發亮的話，這只能是貪慾的思念的效果。從鼻根起就是凹陷的，然

而這鼻子卻突然在鍋子的腳下隆隆的高豎。粗厚的嘴唇和雙重厚的相當可惡的領部相調和，好容易每星期刮兩次的鬚髭好像是用舊了線的破頸巾；一個被脂肪所摺疊的頸項是很短的；肥滿的雙頰完成了雕刻師給雕刻人形的柱子所印上的笨拙的力量。閔諾肋——勒弗羅爾很像這些雕塑，所差者只是這些雕塑支持一個大廈，而他則支持他自己。您可以遇到許多這種沒有地球背負的阿特拉斯。這個人的上半身是一個整塊；您也許要說是一隻站住兩隻後腿的直立的雄牛。粗暴的手臂末梢是一雙又厚又硬又大又強的手，這手懂得如何運用鞭笞，韁轡，刑架，任何的馭夫都不敢對這兩隻手開玩笑。這位巨人的大腹是由兩個和成人的身軀一樣粗大的腿，跟象足一般高大的腳來支持的。這人應當是不會發怒的，但是一旦發起脾氣來，卻是可怕而類似中風的。雖然是粗暴而不會思考的，這個人卻從來沒有做過什麼事，可以適合他的身姿所允許他的惡相。他的馭夫們常常對在這位巨人面前發抖的人說：

「噢！他並不壞！」

我們無妨用許多地方的人所慣用的簡稱來叫他做『那穆爾的主人。』他穿一件綠瓶色的絲絨短獵衣，一條綠紋的綠色細布褲，一件廣闊的羊皮黃背心，背心的口袋裏，人們可以看見一隻畫有黑圈怪異的鼻煙匣。鴨鼻子用大鼻煙匣，這差不多是沒有例外的定律。

革命的兒子，帝國的觀客，閔諾肋——勒弗羅爾卻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的活動；至於他的宗教見解呢，他只

於結婚時踏過教堂的門限；至於他的私生活的原則呢，這些原則就存在於民法之中：一切法律所不禁止的或法律所達不到的，他都認為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只閱讀賽納與奧瓦斯省所出的報章和一些跟他的職業有關的法令。他變成一個能幹的農民；但是他的學科卻完全是實用的。所以，在閔諾肋——勒弗羅爾身上，精神並不違反身體，因此，他很少說話，而在說話之前，總得抽上一撮鼻煙，延長時間來尋覓語詞，然而卻不是尋覓思想。聊天嗎？您會覺得他是不肯聊天的。在想像這種沒有長鼻沒有智慧的象名做閔諾肋——勒弗羅爾的時候，人們不是要跟斯泰因同樣的認識那些有時含有嘲笑意味有時預言人性的名字的魔力嗎？

儘管他如何的賦有這些看得見的無能，在三十六歲的時候，因為革命的幫助，他卻居然得有草地、田畝和樹林所給他的三千佛郎的年租。如果對於那穆爾的驛務，從迦提納到巴黎之間的驛務發生興趣的閔諾肋還在繼續工作的話，這多半是因為他要給他的獨生子預備一個美滿的將來，而不是因為他對此已成爲習慣。依據鄉下人的說法，這位兒子已經成爲一位先生了，他剛剛修畢他的法學課程，而必須在開學的時候舉行宣誓典禮，去當見習律師。閔諾肋——勒弗羅爾先生和閔諾肋——勒弗羅爾夫人（我們說到他的夫人，因為大家都從這位巨人身上看到一位沒有她這豐富的家財就成爲不可能的婦人）都讓他們的兒子有選擇事業的自由：在巴黎當法律公證人，在什麼地方當檢察官，在任何地方當稅務總局局長，股票經紀人，驛站主人，都隨他的便。那一種夢想是不可能的呢？從孟泰爾基到埃松一路上被大家說「閔諾肋伯伯連自己有多少財產都不知道

哩」的人的兒子不能希望做到那一種地步呢！四年之前，當閔諾肋售賣旅館建築馬廐和一所上等的房屋而從碼頭的大街遷移過來的時候，這句話曾經得到一個新的裁定。新的建設花費了他二十萬佛郎，在三十法里範圍之內流轉的流言而且還把這數目增加了一倍。那穆爾的驛站需要大批的馬匹，一直運到通達巴黎的方登布魯和孟泰爾基，孟特羅諸路之外；各方面的驛站的距離都是很長的，而孟泰爾基大路的沙礫也讓所謂的奇怪的第三匹馬給主人收到費用，卻永遠沒有他的出現。像閔諾肋這樣結構的一個人，像閔諾肋這樣富有的一個人，像他這樣的領導這樣的一個事業，他總可以稱為那穆爾的主人而無愧色了。

雖然他從來沒有想到上帝，也沒有想到魔鬼，雖然他是一個實踐的唯物主義者，正如他是一個實踐的農夫，實踐的自私自利主義者，實踐的慳吝人一樣，到此為止，閔諾肋卻享受着一種沒有滲雜其他成分的幸福，如果我們得把純粹的物質生活看做幸福的話。看到一直包到最後的脊骨，一直壓着這個人的後腦的脫皮的肉團，尤其是聽到與他的舉止完全相反的可笑的尖銳的聲音，一位心理學家就可以完全懂得為什麼這位高大粗胖的農夫這樣的崇拜他的獨生子，為什麼他這樣長久的等着他的兒子，正如這孩子的名字得嗣來所解釋的一樣。總之，如果在一個男子身上，表現健康組織的愛情可以允許最偉大的事物的話，哲學家們就可以懂得閔諾肋的無能的原因了。僥倖得很，兒子是像母親的，這母親卻跟父親作溺愛的競爭。任何秉性的孩子都不能夠反抗這種溺愛。所以，知道自己的權力範圍的得嗣來就懂得如何從他母親的首飾匣裏去擠出她的寶藏，如何從

他父親的荷包裏去汲取金錢，使他的父母兩個人都相信他只歸向於自己一個人。得嗣來在那穆爾的作用是遠在一位王子在父王的京城裏所有的作用之上的。他希望能够在巴黎過着一切的華麗的生活，正如他在自己的小都市裏所過的一樣，他每年都在巴黎花費上不止一萬兩千個佛郎。但是爲了這數目，他也學到了那些絕不是在那穆爾所能學到的想法；他剝去了自己的外省의 皮膚，他明白了金錢的勢力而看到了官職是高昂的階梯。在這最後一年的期間，他又多花了十萬佛郎，用在聯絡藝術家，新聞記者和他們的情婦的花銷之上。

一封相當令人聖念的密信，必要的話，可以解釋驛站主人所以久待的原因。他的兒子請求他支持婚事，可是忙於給法學士的衣錦還鄉預備盛大的慶祝宴的閔諾肋——勒弗羅爾姆姆卻把她的丈夫送到路上去，吩咐他說，如果沒有看見公共郵車的話，就得騎上馬。應當把這位獨生子送來的公共郵車平常於早晨五點鐘到達那穆爾，然而九點鐘都已經打過了！到底是誰讓這郵車誤點呢？是不是翻了車呢？得嗣來還活着嗎？他是不是只斷了一隻腿呢？

三道鞭笞的響聲就和衆銃齊鳴一般的打破了空氣，馱夫的紅色背心漸漸的顯露着，十匹馬嘶叫着！主人脫下帽子，搖動着，他被人家看見了。制御一輛灰白相間的四輪輕車的一位最精於騎術的馱夫刺拍他的驛馬，越過了五匹拉郵車的馬，廐房的閔諾肋，三匹拉柏林車的馬，走到主人的面前。

『你看見杜克禮嗎？』

在大交通路上，人家都給公共郵車起上相當奇異的名字：卡伊亞爾、杜克禮（從那穆爾到巴黎的車）大辦公室。一切的新企業就是競爭者！諸位勒康德經營車業的時候，他們的車就叫做伯爵夫人。『卡伊亞爾並沒有破壞伯爵夫人，但是大辦公室卻好生生的燒燬了她……她的袍子，至少！』——『卡伊亞爾和大辦公室打破了法蘭西（法蘭西郵運公司的車）。』如果您看見馱夫急速的往前走，而拒絕喝一杯酒的話，您可以問問管理員；他會仰着鼻子朝風，舉起眼睛看着遠處，回答您說：『競爭者在前面！』——『然而我們卻沒有看見他哩！』馱夫說，『這個大罪人，他不會讓他的旅客吃飯！』——『他有旅客嗎！』管理員回答說，『那末，打你的波里額克吧！』一切的壞馬都叫做波里額克。這就是馱夫和管理員在車頂上所說的笑話和他們的談話的底蘊。在法蘭西，有多少的職業，就有多少的行語。

『你看見杜克禮裏有……？』

『得嗣來先生嗎？』馱夫打斷主人的話，回答說，『唉！您應當聽得見我們的聲音，我們的鞭聲相當的可以告訴您我們的到來，我們都想您一定是在路上等我們的。』

『那末，爲什麼郵車誤點誤了四個鐘頭呢？』

『走到埃松和邦提爾之間，一隻後輪脫了帶，可是，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僥倖得很，葛畢格爾在上山的時候就看到這情形。』

正在這個當兒，一位穿得一身星期日的服裝的女人就來到驛站主人的旁邊，因為那穆爾的鐘聲的震蕩召喚居民去做星期日的彌撒。這位女人差不多有三十六歲。

「哎，哥哥，」她說，「您不會相信我！我們的叔叔和雨兒胥都在大街，他們到禮拜堂去做彌撒去。」

無論近代的詩律如何的能够表現地方的色彩，我們都不能够重述這表面上如此平淡的消息所要從閔諾肋——勒弗羅爾的大口裏激出的可怕的咒罵，而來說明他的真理；他的銳聲變成顫抖的，他的臉孔呈現出一般民衆所巧妙形容的所謂「烈日所燻」的顏色。

「真的嗎？」他發怒說。

馱夫們駕着他們的馬匹，向他們的主人致敬而過，這主人卻顯得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他們的神氣。閔諾肋——勒弗羅爾不再等待他的兒子，而和他的從妹一同走上大街。

「我不是常常告訴您這個嗎？」她繼續說，「當閔諾肋大夫腦筋繃塗的時候，這位小聖女就把他投到宗教的懷抱裏；因為抓得住精神的人就抓得住錢包，她一定會得到我們的承繼。」

「可是，馬山夫人……」呆笨的驛站主人說。

「啊，您，」馬山夫人打斷他的從兄的話語，繼續說，「您也要和馬山一樣對我說：「她是一位能够發明許多計劃，能够實現這些計劃的十五歲的女孩子嗎？她能够使一位除了結婚之外從來沒有到過禮拜堂，非常

討厭牧師，甚至於第一次領聖體時都沒有陪這位女孩子到禮拜堂去的八十三歲老人放棄他的主張嗎？」那末，如果閔諾肋大夫討厭牧師的話，爲什麼十五年來他差不多每星期的夜會都和沙普郎教士在一起過呢？這位假仁假義的老頭兒從來沒有忘記給雨兒胥二十佛郎，讓她送大祭麵包時給燭錢。您難道忘記了雨兒胥爲着教士替她預備第一次領聖體的禮節起見所給教堂送的禮物嗎？她爲教堂花盡了她所有的錢，而她的教父卻還她這筆款，而且是雙倍還她的。您們什麼也不注意，您們這些男人知道了這些瑣事之後，我會說過：「再會吧，筐子；葡萄已經收成過了！」沒有成見的話，一位有財產讓人來繼承的叔叔不會對一個從街中檢來的小女孩這樣的舉動。」

「噢！妹妹，」驛站主人繼續說，「也許這位老先生是偶然帶雨兒胥上教堂去的。天氣好，叔叔要散步。」

「可是哥哥，叔叔手裏還拿着一本祈禱文哩；他還給您裝出信神的樣子哩！總之，您可以去看他一看。」

「他們真要得祕密，」肥胖的驛站主人回答說，「因爲布基發爾的婦人告訴過我在大夫和沙普郎教士之間並沒有絲毫宗教問題的存在。並且，那穆爾的教士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一個人，他可以把他最後的一件襯衫送給窮人；惡劣的行爲是不可能的，而且替換承繼，這簡直是……」

「可是，這是偷竊，」馬山夫人說。

「比這還要壞哩！」閔諾肋——勒弗羅爾喊道，他被多嘴的從妹的話激怒了。

「我知道，」馬山夫人回答說，「雖然沙普郎教士是一位牧師，他卻是老實人；但是他可以爲窮人而做出一切的事，他一定會把我們的叔叔一步一步的埋在底下，大夫也就要變成迷信家的性情了。我們以往太不管事了，結果他就這樣的變壞了。一個從來什麼也不相信的人居然有了教條！這是爲我們而變成這樣的。我丈夫真是顛倒錯亂了。」

馬山夫人的話語就像箭矢一般的刺着她那粗胖的從兄，雖然他是肥滿的，她卻讓他走得和她一樣的敏捷，使到教堂去做彌撒的人們都大爲驚愕。她要去會合這位閔諾肋叔叔，把他指給驛站主人看。

在迦提納那一方面，那穆爾城是由一派山丘統制着的，沿着這派山丘伸展着孟泰爾基大路和羅恩運河。教堂就位在這小城的末端，圍圍他的一隻大環洞的下面。時間給教堂的石頭加上一件黑色的外衣，因爲無疑的，這教堂是在十六世紀經由基斯人重修的，那穆爾也就是爲這些人而建立的公爵采地。建築物和人是一樣的，地位是最重要的。隱在樹蔭之下而由一塊纖麗的廣場突然的凸出，這座孤靜的教堂卻產生出一種偉大的力量。跨入廣場的時候，那穆爾的主人居然能够看見他的叔叔拉着名叫雨兒的一位年青的女郎，每一個人都帶有一本祈禱書，走進教堂。老人在教堂門前的長廊下脫下他的帽子，他那宛如積雪的山巔的白頭就在教堂正面樓的溫和的黑暗裏光耀着。

「呃，閔諾肋，您對您叔叔的談話要說些什麼呢？」名做克勒米埃的那穆爾的收稅官喊道。

「您要我說什麼呢？」驛站主人回答他說，一邊給他獻過一撮鼻煙。

「回答得好，勒弗羅爾伯伯！您不能够說出您所想的，如果一位大作家有理由說在說出自己的思想之前一個人必得先想他的語詞的話，」一個突如其來的年青人狡猾的嚷着。他在那穆爾所扮演的就好像麥菲斯托發勒斯在浮士德中所扮演的脚色一樣。

這位名叫古比爾的壞孩子是那穆爾的法律公證人克勒米埃——地恩尼先生的首席書記。雖然他的過去可以說是放蕩的生活，地恩尼終於把他安置在辦公室裏，因為這位書記把他父親所給他留下的遺產都用完了（他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農夫，要他當法律公證人），他的赤貧不允許他在巴黎生活。看了一看古比爾，您就知道他是忙於生活的享受的；因為要獲得享受就得付出極大的代價，儘管他的身材是短小的，二十七歲的書記卻有四十歲中年人所能有的發達的上身。腿是細短的，廣闊的臉孔的顏色是雜亂的，好像暴風雨之前的天色一般，上面是光禿的額頭。這一切的一切都使這機構更為顯得奇形怪狀。所以，他的臉部就好像是屬於一位肉瘤向內生長的個體。這蒼白而帶酸味的臉孔的單純性證明有一種看不見的佝僂的存在。和許多的個體所有的一樣的彎曲，鼻子是從右邊長到左邊，並不是平分臉部的中央。直向兩頭收縮的嘴部就像是迦爾地人的嘴一樣，總是留心諷刺，稀薄而帶赭色的頭髮一堆一堆的脫落，到處讓人看出頭蓋粗大而胡亂裝在過長的手臂末梢的一雙手是鈎曲的，不常清潔。古比爾穿上一雙最好是扔在牆角的破鞋和一雙黑中帶紅的粗絲襪；

黑色的褲子和上衣整個的破舊，積垢成脂；可憐的背心鈕子都脫了模；老頸巾就當做領帶用；他的整個服裝宣告他的無賴的窮困，這是他的嗜好所給他的刑罰。

這整個的奇形怪狀又由兩隻山羊眼，一隻又淫蕩又懈怠的周圍黃色眼肉的瞳孔來統制的。在那穆爾，沒有人更比古比爾爲人所畏懼，爲人所尊敬。以他的醜狀所含有的野心爲武器，他有那些自以爲無事不可成的人們所有的可怕的特殊聰明，而應用他去報復一種永恆的妒忌所生的失望。他做了一些節慶日所唱的韻文，他編了一些不調和的樂譜，他一個人在城裏經營一家小報。狡猾而虛偽，甚至於相當可怕的地恩尼之所以留住古比爾，一方面是因爲駭怕他，一方面則是因爲他那過分的聰明和他那對於本地的利害的深刻的認識。可是，主人對於他的書記卻非常的不信任，他甚至於親手管理錢櫃，不讓書記住在家裏，叫他住在遠處，不把任何祕密或複雜的事情囑托給他。所以，表面上，這位書記阿諛他的主人，心裏卻藏着由此舉動而生的仇怨，他就在地恩尼夫人身上來覓伺報復的機會。賦有一種敏銳的理解力，他這工作是容易的。

「噢！你，原來你已經在嘲笑我們的不幸啦！」驛站主人對摩擦雙手的書記回答說。

五年以來，得嗣來把古比爾當做同伴的朋友看待，因爲古比爾卑鄙的阿諛得嗣來的一切的嗜好，驛站主人相當放肆的對待他，沒有懷疑到在古比爾心坎的深處每當一次新瘡來臨的時候可怕的惡意如何的堆積着。等他懂得金錢比任何東西都更爲必要之後，比一切那穆爾的中產階級都諳通世故的書記就頗想發一筆

財，計算由得嗣來的友誼能够買到城裏三個職務之中的一個——法院的書記，一個執達吏的事務或是地恩尼的事業，所以，他只得忍耐的任憑驛站主人的辱罵，閱諾肋——勒弗羅爾夫人的輕蔑，而在得嗣來身邊扮演一個卑劣的腳色；兩年以來，得嗣來都讓他去安慰假期之末被他擯棄的亞里安女郎。古比爾於是就吞下了他所預備的冷食的麵包片。

『如果我是老頭兒的姪兒的話，他絕不會請上帝出來，當我的共同承繼人，』書記答辯着，由於醜陋的冷笑而露出他那漆黑嚇人的稀少的牙齒。

正在這個時刻，法院的書記年青的馬山——勒弗羅爾陪着他的妻子，領着那穆爾的收稅官的太太克勒米埃夫人來。這位人物是這小都市的一位最灑硬的中產階級，他有一個韃靼人的身姿：兩隻圓小的眼睛好像是傾斜額坡之下的烏荊子一樣；頭髮是捲縐的，臉色是油亮的，耳朵是寬大而沒有凸形的邊緣，嘴部差不多看不見唇，鬍鬚是稀少的。他的舉止有放高利貸的人的殘暴的溫柔，這些放高利貸的人的舉動都是依據已定的原則進行的。他就像沒了嗓子的人一樣的說着話。總之，爲着描寫他起見，我們只要說到他用他的長女和他的妻子去繕寫判決詞就够了。

克勒米埃夫人是個肥胖的女人，不大美麗，臉上滿佈着紅黃色的斑點，緊緊的縮在袍子裏面，她是地恩尼夫人的朋友，而變成一個有教養的女人，因爲她念讀小說。這位最下等的財政學家卻滿心希望時髦，希望有美